

摇篮曲

这只摇篮啊 在风雨和战火中摇曳
这支摇篮曲啊 用丹心谱写 歌唱

日月的光辉照耀这盏儿闪亮
神圣的使命赋予这曲儿悠扬 雄壮

它们诞生的圣地和艰难曲折的经历啊
我们永远难忘

● 韩作黎
文心出版社



摇

这只摇篮啊 在风雨和战火中摇荡
这支摇篮曲啊 用丹心谱写 歌唱

篮

日月的光辉照耀这篮儿闪光亮
神圣的使命赋予这曲儿悠扬 雄壮

曲

它们诞生的圣地和艰难曲折的经历啊
我们永远难忘

韩作黎

摇篮曲

韩作黎 著

文心出版社出版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 9.625印张 221千字

1995年11月第1版 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10000册

ISBN7-80537-626-3/G·591

定价 13.80元

卷头诗

这只摇篮啊，
在风雨和战火中摇荡；
这支摇篮曲啊，
用丹心谱写、歌唱。
日月的光耀照耀这篮儿闪光亮；
神圣的使命赋予这曲儿悠扬、雄壮。
它们诞生的圣地和艰难曲折的经历啊，
我们永远难忘！

引 子

一九六六年八月的一天晚上，阴云低垂，狂风卷着破碎的大字报满街飞舞着。这时，已时十点多钟，杨成章校长挨完批斗，从古城大学附属中学走出来。他穿一身旧的蓝布制服，微微低着有些歇顶的头，显得很疲惫。他顺着校门口杨树林边的小路，缓慢地向家走去。

他走着、走着，忽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，回头看了一下，果然有个高个的男青年在身后走着。相距不过几丈远，因为路灯暗，模模糊糊看不清他的脸面。开始，他认为是个不相识的同路人，没有在意；可是，走了半个多小时，那个男青年还跟在后面。他那本已忧都苦闷的心里，又增加了一层疑虑：这个青年人为什么老跟着自己呢？会不会是坏人？他究竟要干什么？等走到一个离家不远的胡同口，他干脆站住了。那个青年人走近他，竟亲切地叫了声：

“杨老师！”

“你是谁？”杨成章一时还没认出叫他的人。

“我是李彤。”

“噢，是你啊，李彤！我还当是谁呢，有事吗？”

“走吧，杨老师，回到家再说吧。”说着，李彤伸手要搀扶他。

“不用换我，没什么，我还可以走。”

李彤已经二十六七岁了，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一家工厂作技术员，是杨成章在延安保育院小学教书时的学生。他父母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。一九四九年入城后，他又在杨成章当校长的一所寄宿制学校里继续上小学。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同学都被家长接走了，唯独他没人来接。他很难受，就蹲在校园里的一棵松树下面哭起来，一边哭着，一边还喃喃地说着：“回家，回家，我也回家。”杨成章看见了这个情景，心里只觉得热辣辣的，忍不住流下了眼泪。于是杨成章就拉着李彤到自己家里。这天晚上杨成章带着李彤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去看了电影，星期日又一起去逛公园，买糖果吃。从此以后，一直到李彤上中学、大学，都由杨成章作代理家长。因此，杨成章和李彤不仅有师生的关系，而且还有父子般的感情。

回到家里，一坐下来，杨成章就问李彤：“天这么晚了，你从城外赶着回来干什么？”

杨成章的爱人郭锦文在一旁插话说：“他还不是惦记着咱们，不放心嘛！”

李彤的眼圈有些湿润，深情地望着杨成章，说：“‘文化大革命’越闹越厉害。最近，到处都听说打人的消息，今天晚上你们学校又批斗你，我怕你在回家的路上挨人打，所以吃过晚饭，我就进城来，在你们学校大门外等你出来。我没有和你一起走，有意拉开点距离，这样如果有人要打你，我就能及时发现。”李彤说着低下头来，两眼流着热泪，有些哽咽地接着说：“杨老师，要说你工作中有什么缺点、错误，需要批评和检查，那还可以，可是说你是‘走资派’、‘黑帮’，一个劲地批斗你，我怎么也想不通。在延安的时候，你和郭老师就教育我们要热爱共产党，热爱毛主席

席，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，好好锻炼身体，长大后接好革命的班。在解放战争中，你们带着我们几百个孩子转移行军，风里雨里，白天黑夜，走了七八个月。头上有敌人的飞机轰炸，地上有敌人围追，你们为了保护我们这些革命后代，不怕牺牲，受了多少劳累，克服了多少困难啊！有一次杨老师为抢救牲口驮的小同学，把肩膀都压坏了；在敌人围追的时候，郭老师为保护同学爬上黄河岸，大腿上受了重伤。怎么现在倒都成了‘黑帮’、‘走资派’了？”

杨成章和郭锦文听李彤这样说，心情也都异常激动。患难之中见真情，学生是理解我们的。

郭锦文对李彤说：“我是一个中学的党支部副书记，身体又不太好，虽然也挨批挨斗，但还不是重点。你杨老师是附中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，又是重点学校，批斗得就厉害了。批他不突出政治，追求升学率，大搞智育第一，等等。光批斗还不算，最近还常挨打哪！”

杨成章看了郭锦文一眼，带着提醒和制止的口气说：“算啦，你不要说这些啦！”接着，他用沉着而又平稳的语调对李彤说：“不要紧，你不要老是放心不下嘛！民主革命时期，我在延安参加过整风运动，经受过考验与锻炼，最后党中央组织部给我作出了正确的结论，肯定了工作成绩，宣布政治、历史都没有问题，才调我到咱们那个保育院小学去工作嘛。现在是社会主义时期，参加‘文化大革命’，对我这个共产党员来说，又是一次考验和锻炼。我是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的，可以批评，我自己也应该作自我批评和检查。但是我不是什么‘黑帮’、‘走资派’，我相信群众相信党。最后，党一定能对每个人作出正确结论的。”

郭锦文提醒说：“行啦，时候不早了，已经快十二点了，咱们

休息吧，明天还不知会有什么事情哩！”杨成章答应着：“对，对。”但他还是忍不住地说：“对待这次运动，我自己给自己确定四条：第一，对己对人力求实事求是；第二，不和群众顶牛，坚持真理，修正错误；第三，决不自杀，别人打死我，那是他的问题；第四，干社会主义，革命到底。我坚持按这几条做。如果有人把我打死了，李彤啊，咱家你弟弟妹妹还小，你可要同郭老师一起向党申诉，为我昭雪。”

李彤听了杨成章最后的一句话，心里又难受又激动，他说：

“许多延安时期的老同学，见面都在问你们，都想来看你们。特别是在青岛当海军的张小毛，在湖南搞有色金属研究工作的周银虎，多次给我来信，要我特别注意保护你们。”

杨成章对李彤说：

“他们俩也给我们来信啦。”

“在延安，他俩可是没少叫你们费心。现在他们让我串连几百个老同学，去和你们学校的人进行辩论！”

杨成章马上严肃认真地对李彤说：“那可不行！你这样干，正好给我们加上一条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过！”

李彤说：“我们是自发的，哪能说是你们挑动的！”

杨成章和郭锦文又耐心地对李彤说：“你千万不能这样做！你说你们是自发的，可谁不知道你是我们的学生，我们还是你的代理家长？你这样一搞，我和你郭老师算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！再说，群众的绝大多数是好的；逐渐会觉悟的；有少数坏人，总要暴露的，群众会识破他们的。”

李彤不吭声，默认了。

“你睡觉去吧，时候不早啦。”杨成章催促着李彤，“我们也要休息了。”

李彤进里间休息了，杨成章和郭锦文也躺下来。

这一对从延安时代开始参加教育工作的中年夫妇，二十多年来同甘苦，共患难，互相支持，忠诚党的教育事业，已是深孚众望的教育行家。对教育界的事，他们颇能洞若观火，但是，此刻，面对着这场“史无前例”的政治大动乱，他们理解不了。为什么会来这样一场运动，他们为何要遭此不白之冤！他们难以入睡，也难以理出头绪，只好默默地想着……

好一会儿，郭锦文才说：“眼前这些事情简直不能想，还是过去的事，总那么历历在目，恍若昨日，想起那时候，张小毛和周银虎这些孩子，想起过去，就是一种安慰。”

停了一会儿，杨成章也说：“是啊，我一闭上眼睛，就能看见他们。那时候你的教育思想还不大对头哪。”

“嗨，谁说不是呢！”

啊，过去，他们陷入了深深的回忆里……

第 一 章

在延安党中央组织部招待所的一孔窑洞里，有一个二十七八岁的男青年，坐在煤油灯下缝补衣服。冒着黑烟的煤油灯光，照着他那一张微黑的长圆脸，有些清瘦却显得结实。他头上戴着一顶浅灰色的缀有红五角星的鸭舌毡帽，身穿瓦灰色的粗布棉衣，脚上穿着打有补丁的黑棉鞋。他一边缝补衣服，一边小声地哼唱着：

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，
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。
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，
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。
哦，延安！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……

忽然，窑洞外边有人喊：

“杨成章同志！”

他听出是招待所黄副主任的声音。随着他的应声，黄副主任就引着一位部队的同志走进窑洞来。黄副主任介绍说：“这是周德成同志，在咱们部队任营教导员。”然后，扭头朝着门外说：“哎，银虎呢？过来，过来。”

一个圆头圆脑的孩子，出现在门口。“哦，是你呀！”杨成章走过来拉孩子的手。

周银虎赶忙往黄副主任身后躲。

黄副主任和周德成用不解的目光看着他们，说：“怎么，你们认识？”

说来他们的认识还是蛮有趣的。

组织部招待所有个烧锅炉的孙老汉。叫他老汉，其实并不老，五十岁的样子。他不识字，到组织部招待所以后，才开始学文化。别人有别人的学习办法，他有他的绝招儿：凡是住招待所的人，都要来打水吧，好了，不论谁来了，他就把人家的水壶夺过来：

“同志哎，你要打水吗？”

对方肯定回答：“是啊。”

“我给你打，你给我写个字儿。”

“写个什么字儿？”

孙老汉打完开水，才慢条斯理地说：“日本鬼子的‘鬼’字怎么写？”

人家告诉他，他就说：“写下，写下。你写下，我画下。”说着拿出一张毛边纸，让人家写，他在字下面画一个便于记忆的画儿。比方说：汉奸走狗的“狗”字下面，他就画一只不怎么像的小狗。日本鬼子的“鬼”字下边，他就画一个怪里怪气的人样儿，还长出两个犄角来。

昨天，周银虎来打水，同样被孙老汉截住了：

“小同志，你来打水？”

“是哩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怎么没见过你？”

“刚来。”

“好了，把水壶给我吧。”

“我打水，把水壶给你干吗？”周银虎心里这么说，嘴上可没说出来。

“小同志，你识字吗？”孙老汉笑眯眯地问。

周银虎不知孙老汉要干什么，两眼滴溜溜直转，说：“认识。”

“那好，那好，”孙老汉说着，掏出他那揣在衣兜里的纸，“我念念，你看对不对。”

他是要我教他认字哩！周银虎的鬼点子来了，他要捉弄捉弄这个挺有意思的老头儿。

孙老汉念：

“日本鬼子，汉奸恶霸，都是坏东西。锅炉、铲子、水壶、油桶……”

周银虎说：“不对，不对，你念错了。”

“哪个错了？”

周银虎说：“你画错了。”他指着“汉奸”两个字说：“这念‘铲子’。”又指着“恶霸”两个字说：“这念‘水壶’。”

孙老汉说：“不对吧？我不会画错呀。”

“你这个人，不识字，还不虚心。”

“好好，我重新画一遍。”

老汉低头去画，周银虎赶快去打水。这当儿，杨成章来了，孙老汉又问他：“老杨同志，‘汉奸’是这么写吗？”

“不对不对。”

“哎，那小同志教我的。”

周银虎想跑，被杨成章拦住了：“哎，你怎么故意教错。”

“我没教错。”

“嘿，嘴还挺硬，你是谁的孩子？”

“你管不着。”说完，提着水壶跑了。

……

这会儿，周银虎怕杨成章在他父亲面前讲出这件事。杨成章看到这一点，忙说：“他在外边玩的时候，我们认识的。”

黄副主任对杨成章说：“德成同志因有紧急任务，明天一清早就要出发。组织上已经决定把他这个孩子送到保育院小学去插班学习。正好，你明天到保育院小学报到，托你带着他去。你看行不行？”

杨成章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行，行。请德成同志放心地走吧，就把银虎交给我，我完全负责。”

周德成热情、诚挚地说：“成章同志，那我谢谢你啦！不过，我告诉你，银虎这孩子，也够调皮了。我老家是山西，这次我因公来延安，路过家乡看了一下，我家里只有一个老父亲和这个孩子。本来我没有打算带他出来，他一个劲儿地说要跟我出来，我都没答应。可他背着爷爷，在我走出村子时，就尾随着我，跟我藏猫猫，一直跟了几十里地才露面，我也不好送他回去了。你看，他有多调皮！到这里后，我才设法捎信给家里说明。往后，你就是他的老师了，一定要严格地管教他，该打就打，该训就训。”

黄副主任和杨成章都哈哈笑了起来。周银虎更不好意思了。他低着头，身子靠在炕沿边，脚尖不住地蹴着地面。

周德成用教训的口气对周银虎说：“银虎，杨叔叔就是你的老师，他带你到学校去上学，一定要听各位老师的话，好好学习，做毛主席和党的好孩子。你听见了没有？”

周银虎点点头，“嗯”了一声。

黄副主任赶忙为银虎说好话：“这孩子还真有办法！你这个当爸爸的是有军事经验的人，他在你后面跟了几十里地你都没发现，

这证明他是聪明的，有主意的。”

“我对他这样跟我出来，没有一点精神准备。他在我后面跟着，总保持一定的距离，看我要回头，就赶快躲起来。”周德成进一步介绍儿子的情况，“他可‘鬼’啦！听他爷爷说，他在村子里参加了抗日儿童团，学会埋地雷，炸日本鬼子。有一次让他送鸡毛信给游击队，他学狗子爬，从日本鬼子炮楼附近穿了过去。”

“你看看，这孩子多勇敢，多有办法！”黄副主任和杨成章异口同声地赞扬着周银虎。

这时，周银虎有些不好意思，忸怩地微笑了。

第二天，吃过早饭，杨成章背着背包，带着周银虎，辞别了同志们，走出招待所。他们顺着紧靠延河的一条大路往南走。杨成章问周银虎：“你跟你爸爸到延安有几天了？”“有十来天啦。”“他带你出去玩了吗？”“他成天忙着办公事，只带我去新市场看了看。”接着，杨成章问：“银虎，听你爸爸说，你家里只有爷爷和你，你奶奶和妈妈呢？”

“在我八岁那年，奶奶和妈妈，带着我在地里干活，日本鬼子飞机来轰炸，她俩都被炸死了。”

听了周银虎的回答，杨成章不再往下问了。杨成章从周银虎家庭的情况联想到自己的家庭：父亲和哥哥都是农民。哥哥被国民党军队征壮丁抓走后，他逃跑了。国民党军队来抄家，抓人，父亲正在锄地，活活被打死在庄稼地里。哥哥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现在家里只丢下母亲和妹妹，过着苦难的日子。自己要来延安的头天晚上，母亲等妹妹睡觉后，当面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不让自己出来。最后，还是用这样几句话打动了母亲的心：“儿在家，被反动势力抓去，杀了头，你就只落个死儿子；儿走了，虽不在

你身边，可你还有个活儿子。”这样，母亲才让自己走。半夜里，不敢开大门，趁着月光，翻墙离开了家，走了老远，回头瞧，还隐隐约约地看见母亲站在墙里的凳子上望着自己哩！唉，中国人民真是多灾多难啊！只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，我们的国家和人民才有光明的前途啊！

周银虎看杨成章不言语，只是一个劲地走路，脸上的神情又是那样的严肃，也不知说什么好，就问：“杨叔叔你累了吧？我替你背一会儿背包。”

杨成章这时才勉强笑笑，说：“不累，这背包不沉，我背着吧，马上就到学校了。”

不一会儿，他们来到校门口。

第二章

学校坐落在一座山坡上，群山环抱着它。两扇粗糙的栅栏样的校门，连接着低矮而弯曲的土围墙。校门上边安装着一道一尺多宽的拱板，上边横写着八个红色大字：延安保育院小学校。校门里，山坡下的一块平地边上，有几间用灰泥抹顶的土房，空出的平地作操场。山坡上有几十孔窑洞，分上、中、下三排。各排窑洞之间，显出交错的白光光的蜿蜒小路。下排窑洞前的坪场上，安置着一些简单的体育器材。整个校园中栽种着一些半大不小的杨柳树。在山坡下校园的西南角，还培植着一片疏密相宜的桃林。

杨成章带着周银虎走进校门，来到操场上。

操场边上，有一条晒衣服用的铁丝，铁丝上搭一条灰色的褥子，上面有好大一片“地图”。

几个孩子正在指着褥子说话：

“谁又尿炕了？”

“还能有谁？‘海军司令’张小毛呗！”

“嘻嘻！‘地图专家’！”

“别瞎说，叫他听见了，又该揍你了。”

……

杨成章觉得有趣，就凑过去问：

“小同志，‘海军司令’是谁呀？”

几个孩子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谁都不认识杨成章。

“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？”一个胆大点的问。

“我们就是这个学校的，刚来。老师们都在哪儿呢？”杨成章问。

“那不，那不，来了。郭老师来了。”

杨成章抬头一看，一个身穿灰棉衣的女同志扛把镢头走过来。她中等身材，眉清目秀。

杨成章忙自我介绍：“我叫杨成章，刚分配到这学校来。他叫周银虎，是到学校里来插班学习的。请问校长在哪里？”

女同志上下打量着杨成章和周银虎，说：“杨成章同志，欢迎欢迎。我叫郭锦文，也刚来不久。宁校长他们都在挖窑洞呢。走，跟我去吧，先把背包放下。”

他们把背包放到办公的窑洞里，然后去找校长宁林。

宁校长正和学校的教工们一起挖窑洞。郭锦文把他叫出来。杨成章看到，这位宁校长四十来岁，身材魁伟，双目炯炯有神。

宁校长放下手里的镢头，非常热情地握住杨成章的手，说：“噢！你就是杨成章同志，调你来工作，中组部和教育厅前些日子都向我说过了。欢迎！欢迎！周银虎来上学，也欢迎啊！”宁校长说着拍拍手上的土，“走，到办公室去。”

杨成章说：“大家都很忙，我向你报个到就行了。”

宁校长实实在在地说：“也好。你看，马上要开学了，窑洞还不够住。大家都参加挖窑洞呢。”

杨成章说：“我也算一个。”

“你刚来，先休息休息。”

杨成章执意不肯，宁校长说：“那我先把咱学校的情况介绍一